

T是我的朋友，过去在一家工厂上班。他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没有考上

大学，靠自学取得本科学历。我认识T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了。他写小说，写散文，写儿歌，最拿手的是写寓言、童话。T给我编辑的报纸副刊投过几篇散文，文字很干净，也很有味道。

我和T属于君子之交，不是经常见面。偶尔通个电话，发个微信，遇到外地报刊编辑到京城组稿，我会叫上他。T性格温和，寡言，从不多说话，即使大家说到兴奋处，他也总是以微笑了之。我觉得T很有城府，或者说很有定力。T说，你别这么高看我，我没你说的那么高深，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的身体，让我从小自卑。

我理解T的话。小时候，他有个妹妹，先天患有兔唇。小朋友在一起玩，别人都嘲笑妹妹，甚至张口闭口叫她小豁子。为此，只有五六岁的他，竟然和那些孩子打起架来。有一次，因为他把一个小男孩的鼻子打出血了，男孩的父亲给了他一个耳光。母亲知道后，拿着铁锹找到那男孩家，要跟男孩的父亲拼

对于治印之残破，自青少年起，我就有挥之不去的迷恋，盖因初学篆刻第一个模拟对象就是吴昌硕。吴昌硕印谱，是我上学书包中的必备。吴氏的印风给予我斑驳苍浑的强烈视觉感，这第一印象，入目着心，是终身的，以至于少年时在友人处看到了典雅精美的赵叔儒的原拓印谱便直接一翻而过，而借得承吴昌硕法脉的钱瘦铁

斑驳的启示

唐子农

仍固执地认为，赵叔儒自诩治印不作残破斑驳状，以此暗讥吴昌硕一路的印风，实为赵氏主张印风典雅的一家之言。后来也听到朱复戡笑谈起吴昌硕当年治印，海上一些收藏田黄鸡血佳石的大藏家，是不舍得拿出来请其镌刻的（想来好石实在经不得吴氏老钝刀的反反复磨），于是大多请了朱老与陈巨来等刻佳石。今见朱老晚岁高古的金石印作大抵是不作斑驳的，是不屑，抑或老来持重？未可知晓。少年之我是十分痴迷老书印与言行的，然这一次，我内心违背了他，也许是我田野乡村出身的本性作祟，觉田黄鸡血佳石可擦肩而过，但这个世界不可没有“一布衣来自田间”的吴昌硕！

及长，阅谱渐多，喜汉印，及汉砖、瓦等古趣，品其斑驳苍郁，如琼浆。遂知吴昌硕之古朴近而取自钱松并以浑化之，而远实与秦汉暗合，但所有的一切，最终是以一种属于他自我本性的雄强气概出之，一声高呼“出己意”，这是他的厉害

处！而他的斑驳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更是一种开始。

而今，我少时的浦东乡村早已拆得不留半点念想，然而，在我心中的野趣总违和着为历来皇权所追捧的典雅的正统风，而先秦两汉的浑古质朴更是让我欣喜若狂！魏晋的摩崖刻石也令我心驰神游。

由斑驳进而放手残破。刻石过程本身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心路探寻之旅，中有多少喜悦与苦涩，忍耐与欢欣……最后的猛然挥刀，洒然敲击，哪管胜负！齐白石曰：“世间事，贵痛快！”

斑驳与挥击只是手段。

要挥去的是世俗于我的羁绊！要放下的首先是自己的执念！

我不敢看孩子的眼睛

红孩

男孩的父亲说，你儿子出手太重了，把我儿子的鼻子打肿了，流了很多血。他说，谁让你家儿子管我妹妹叫小豁子来着。母亲一听，更急了，说我今天非把你们一家人都拍成豁子！母亲当然说的是气话。父亲知道后，过来把母亲劝走了。从那以后，小伙伴们再也没有人敢当着妹妹的面叫她小豁子了。

T最初是驾着双拐走路的。后来，经过几年的锻炼，他丢下一只拐。他所在的工厂是一家肉食品福利加工厂，T在工厂里管库房。每天，他把花椒、大料、桂皮、松香、料酒、淀粉等一一清理。工作空闲，他就坐在小办公桌上写寓言、童话。工厂里的人文化程度大多不高，广传达室来的信件、汇款单几乎都是发给T的。T从来不张扬，不以作家自居，稿费多了，时不时还会请上几个工友到附近的花儿酒家小酌几杯。

花儿酒家的服务员都叫花儿，人们习惯叫大花、

二花、三花，三花是个保定女孩，人比较文静，喜欢看书。我们到酒家吃饭的时候，常和花儿们开玩笑。花儿们知道我们是搞写作的，有空也凑过来听我们讲故事。一来二去，三花和T彼此有了好感。三花私下里问我，得小儿麻痹症的人，如果有了孩子也会那样吗？我说不会的。我问三花是不是看上T老师了，三花脸倏地红了。

三花和T结婚了。我们都参加了婚礼，祝福他们早生贵子。可是，三五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动静。

我曾问过T，这是怎么回事？T说，他有压力，他怕生出的孩子像他那样。所以，一到男女之事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为此，三花也向我诉过苦楚，我说，你要给T一段时间。转眼，T到了四十光景，三花终于有了喜。我们都为这对患难夫妻高兴。T说，有啥可高兴的，厂子不景气，马上就倒闭了，不知道我将来能干什么。我说，你现在写作名气也不小了，光靠稿费也能生存。再说三花也不吃闲饭啊！

如今，T的儿子都上小学了。一双大眼睛，很像他爸爸。我问T，你最喜欢你儿子什么地方？T说，他最喜欢孩子的大眼

睛，他有时都不敢看。我问为什么，他说，怕孩子看到爸爸的样子在别人面前自卑。我告诉T，你儿子在我面前常以你自豪呢！他说你就是他心中的保尔·柯察金！T听后，默默地流下热泪。

上周末，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T和我邻座，我没想到他是坐着轮椅来的。我感到吃惊，说你身体出现新状况了？T苦笑着对我说，他被一个街坊的三岁小孩给撞了，结果把那条好腿弄成了骨折。我说一个三岁的孩子，咋那么大力气？T说，孩子为了躲一条狗，跑得急了点。我说那狗是谁家的？T说

我有一位朋友，人好，也擅长烹饪，以前周末会叫上我们一起去她的海边洋房聚餐。说实话，朋友中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她家了，一是饭菜可口，富有特色；二是满园花草，赏心悦目。她是朋友们眼中的人生赢家，老公事业有成、对她体贴入微；孩子听话，成绩优秀，几乎不用她操心什么。

我常去海边运动，偶尔路过她家，想着不知为什么，有好一段时间没她的消息了，就拨了一个电话给她，她没接。隔了几天，她打来电话告诉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她原本不想让朋友们知道，但看着我打去的未接电话，心里不安，觉得还是告诉我一声比较好。

我想去看望她，她为难地说，因为生病，脸上起了很多难看的色斑；又因为服药，身材完全变形，不想见人。

我完全理解，也尊重她的意愿，买了一篮水果，放在她家门口，聊表心意。心里想着，不知她几时能康复，我们才可见面。

加慰问新四军军工厂、印刷厂职工、“七战七捷”战役伤病员的演出活动，后随军大撤山东、河北，到濮阳前线慰问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以及解放济南、解放上海的文艺宣传工作。

新旅主要是进行演唱表演的文艺宣传队，对部队，战前动员，战后慰问；对苏中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团员王德威、肖峰手提颜料桶（往往黑的是锅底灰、褐色的是泥土、画红星用红砖粉）和画笔，在苏中根据地和新攻占的解放区的村镇民居墙上写革命标语，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新旅在每一次慰问演出后，有些团员还帮不认字的战士们写家信，有的团员给重伤员喂饭。虽然生活条件艰苦，革命工作繁忙紧张，但是，年轻的新旅团员们却一有空闲时间就注意



小二黑结婚

（连环画）

贺友直

他也不知道。我对T说，你这事要请个律师，起诉那个小孩的家长，他们是有监护责任的！T听后，笑笑说，人家孩子的爷爷答应给出医药费。我说，那也不行，你这以后怎么办呀？万一你这条好腿……

不等我说完，T打断了我的话，“没有什么万一，这都是我的命，谁也不怨！再者说，我是搞儿童文学的，如果我为这事起诉了孩子，邻里邻居的，我将来还怎么敢去面对孩子的眼睛！”

T的话让我肃然起敬，也让我无地自容。我坐在他身边，感到自己的心很暖，也很凉。

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在海边餐馆用餐，竟意外地见到了她。她是因为孩子生日，才勉强出门的。看到我，她倒是没有回避，而是坦然地迎了上来，我们聊了一会儿。

那顿饭，我吃得不是很滋味。让我最感难过的，不是她容颜和身材的改变，而是她眼底深深的忧愁和哀伤。在疾病面前，外在的一切都不重要，唯求病能速去，身体能康复。有些疾病，不是绝症，但比绝症还要难缠，一个感冒，就能颠覆将近一年精心治疗的结果。

隔天，我就调整了我的运动计划。我的运动原本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每天清晨风雨无阻地拉筋，这是我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好不容易找出来的无干扰运动时间，所以可以常年坚持。

但晚上的健走，就是选修课了，因为有时在外活动，有时家里有事，健走就很容易被省略了。现在想来，有什么事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果断地把选修课变成必修课，且规定了质和量。

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在海边餐馆用餐，竟意外地见到了她。她是因为孩子生日，才勉强出门的。看到我，她倒是没有回避，而是坦然地迎了上来，我们聊了一会儿。

那顿饭，我吃得不是很滋味。让我最感难过的，不是她容颜和身材的改变，而是她眼底深深的忧愁和哀伤。在疾病面前，外在的一切都不重要，唯求病能速去，身体能康复。有些疾病，不是绝症，但比绝症还要难缠，一个感冒，就能颠覆将近一年精心治疗的结果。

隔天，我就调整了我的运动计划。我的运动原本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每天清晨风雨无阻地拉筋，这是我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好不容易找出来的无干扰运动时间，所以可以常年坚持。

但晚上的健走，就是选修课了，因为有时在外活动，有时家里有事，健走就很容易被省略了。现在想来，有什么事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果断地把选修课变成必修课，且规定了质和量。

自学文化，还分成小组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讨论业务知识。父亲说：“我在担任新旅的团务干事时，负责保管新旅的不多的书刊资料，每个团员都几乎读遍了这些书刊，演出用的剧本歌谱也是我们的学习材料。”大家还互教互学，左林等团员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好习惯，他们知道，等全国解放后，建设新中国需要年轻人掌握专业本领和文化知识。

父亲还告诉我们，他们当年还受到新四军兵工专家吴运铎的言传身教。在1946年春节前，新旅奉命到江苏省建阳、射阳一带巡回演出，其中包括慰问正在日夜加班为新四军生产枪炮弹药的华中兵工厂职工。船行数日，新旅带着道具乐器来到兵工厂驻地，受到厂部领导吴运铎和工人们热烈欢迎，在慰问演出前，兵工厂为新旅团员们举行了最新试制成功的杀敌武器“枪榴弹”的精彩射

贺友直画的小人书，究竟有什么好呢？他那套人物班底，他自己称作“贺家班”的，比之更豪华更美妙的并不难找，连环画界多少高人。他的奇绝之处，在于构图，像《小二黑结婚》，构图匪夷所思，不留神差点就没看懂。小人书翻开，左右对开两幅图，文字却只一段：“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左边，小二黑放羊，坐在石头上拾掇步枪；右边，两棵树之间搭起竹竿，晾着被单，被单缝里隐约有一瞥目光，下面露出一双小脚——怎么个意思？回想原著，形容小二黑英俊有这么一句：“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结婚》的文字脚本要是交给别人去画，就是三十四幅，给了贺友直，他一拆二，变出六十八幅。乍一看每一页的两幅图各是各，不相干，要琢磨一下才明白它们正相干：左边的“说”故事，右边的补充和衬托故事，形成或呼应、或影射、或反讽的效果。您怎么想出来的，贺老哥？“我从川剧的后台帮腔得到启发”，他说。他不说破，那就是个天机。怪不得他在中央美院讲课，窗户上都爬满了人，教授、美协官员都跑去当学生。中央美院本来没有“连环画系”，把贺友直请去了才有，连环画是只念过小学

的贺友直带进殿堂的。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脍炙人口。这小说像幅民间剪纸，鲜明喜气，貌似天真，其实老辣。它被誉为“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典范”，故事发生的地方已经解放，但封建恶势力还残余，基层政权被金旺兄弟这种人把持着。小说的喜剧调子，恰好拿捏准了众乡亲对金旺兄弟的态度：他们恶得很，但也莫去得罪，乡里乡亲地混着吧，低头不见抬头见。看贺友直怎么画——左边，金旺兄弟加金旺老婆三足鼎立，霸占着会议桌子；右边呢？不是忍气吞声的乡民，而是看不出是骡子是马的一头牲畜，瘦得皮包骨，埋头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刨食，拿屁股对着他们三个——民不聊生哪！金旺招人恨哪！乡亲不作声，贺友直把牲口拉来替他们表态。

小说是以明显的对称展开的：小二黑对小芹，二诸葛对三仙姑，这两位神仙各自都有忌讳，也对称。二诸葛给小二黑找了个童养媳，三仙姑给小芹找了个老头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此工整的对称也给贺友直画画提供了一个思路，我猜。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尾，对开的两幅画肯定是新郎迎娶新娘出嫁，天作之合。故事的主角本来是小二黑和小芹，可是他俩并不突出，大家记得的是三仙姑。“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上下了霜”，这话太绝了，怪道人说刻薄鬼善做文章。在处处的对称中，三仙姑跳脱出来，故事的高潮也要靠她抵达。

小人书里，三仙姑是这样出场的：她背对观众，扭着腰，拧着腿，衣襟裤腿都镶了花边；一手揽镜，一手搔头，那面圆镜里映出她的半边脸，红腮红唇，可是额头上有皱纹，这是她的常态。她的重头戏在后面：“上区见老爷，精心细打扮，老爷见我俏，好把话说来。”她盘腿坐在镜前，粉已经擦上了，一张粉白老脸，鲜红夺目的腮红上了一块，正在扑另一块。老实巴交的小芹爹牵着驴在另一幅画上等她哩；他赶驴送仙姑去见区长，一路上田里的庄稼人都看哩。三仙姑一进门就跪倒，头埋低，两手撑地，跪太急了，门上的竹帘子搭在她屁股上，一只黑驴趁着这空子跟着钻进屋。

“贺友直真促狭！”说这话的人是在看《小二黑结婚》，看到这里看不过去啦。正好，促狭到刻薄，跳脱到俏皮，贺友直跟赵树理也对了上。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原著，贺友直绘，出版单位、时间不详。）

贺友直画的小人书，究竟有什么好呢？他那套人物班底，他自己称作“贺家班”的，比之更豪华更美妙的并不难找，连环画界多少高人。他的奇绝之处，在于构图，像《小二黑结婚》，构图匪夷所思，不留神差点就没看懂。小人书翻开，左右对开两幅图，文字却只一段：“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左边，小二黑放羊，坐在石头上拾掇步枪；右边，两棵树之间搭起竹竿，晾着被单，被单缝里隐约有一瞥目光，下面露出一双小脚——怎么个意思？回想原著，形容小二黑英俊有这么一句：“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结婚》的文字脚本要是交给别人去画，就是三十四幅，给了贺友直，他一拆二，变出六十八幅。乍一看每一页的两幅图各是各，不相干，要琢磨一下才明白它们正相干：左边的“说”故事，右边的补充和衬托故事，形成或呼应、或影射、或反讽的效果。您怎么想出来的，贺老哥？“我从川剧的后台帮腔得到启发”，他说。他不说破，那就是个天机。怪不得他在中央美院讲课，窗户上都爬满了人，教授、美协官员都跑去当学生。中央美院本来没有“连环画系”，把贺友直请去了才有，连环画是只念过小学

的贺友直带进殿堂的。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脍炙人口。这小说像幅民间剪纸，鲜明喜气，貌似天真，其实老辣。它被誉为“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典范”，故事发生的地方已经解放，但封建恶势力还残余，基层政权被金旺兄弟这种人把持着。小说的喜剧调子，恰好拿捏准了众乡亲对金旺兄弟的态度：他们恶得很，但也莫去得罪，乡里乡亲地混着吧，低头不见抬头见。看贺友直怎么画——左边，金旺兄弟加金旺老婆三足鼎立，霸占着会议桌子；右边呢？不是忍气吞声的乡民，而是看不出是骡子是马的一头牲畜，瘦得皮包骨，埋头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刨食，拿屁股对着他们三个——民不聊生哪！金旺招人恨哪！乡亲不作声，贺友直把牲口拉来替他们表态。

小说是以明显的对称展开的：小二黑对小芹，二诸葛对三仙姑，这两位神仙各自都有忌讳，也对称。二诸葛给小二黑找了个童养媳，三仙姑给小芹找了个老头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此工整的对称也给贺友直画画提供了一个思路，我猜。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尾，对开的两幅画肯定是新郎迎娶新娘出嫁，天作之合。故事的主角本来是小二黑和小芹，可是他俩并不突出，大家记得的是三仙姑。“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上下了霜”，这话太绝了，怪道人说刻薄鬼善做文章。在处处的对称中，三仙姑跳脱出来，故事的高潮也要靠她抵达。

小人书里，三仙姑是这样出场的：她背对观众，扭着腰，拧着腿，衣襟裤腿都镶了花边；一手揽镜，一手搔头，那面圆镜里映出她的半边脸，红腮红唇，可是额头上有皱纹，这是她的常态。她的重头戏在后面：“上区见老爷，精心细打扮，老爷见我俏，好把话说来。”她盘腿坐在镜前，粉已经擦上了，一张粉白老脸，鲜红夺目的腮红上了一块，正在扑另一块。老实巴交的小芹爹牵着驴在另一幅画上等她哩；他赶驴送仙姑去见区长，一路上田里的庄稼人都看哩。三仙姑一进门就跪倒，头埋低，两手撑地，跪太急了，门上的竹帘子搭在她屁股上，一只黑驴趁着这空子跟着钻进屋。

“贺友直真促狭！”说这话的人是在看《小二黑结婚》，看到这里看不过去啦。正好，促狭到刻薄，跳脱到俏皮，贺友直跟赵树理也对了上。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原著，贺友直绘，出版单位、时间不详。）

击表演。大家知道了，成功来之不易，吴运铎多次在试制枪炮武器时因意外爆炸事故而受伤。当他得知前线我军武器弹药严重缺乏的时候，他刻苦钻研，战胜种种困难，革新武器，造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及各种地雷、手榴弹。这次演出结束送别时，吴运铎和新旅团员们一一握手，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正年轻，要努力学习呀，不仅为了夺取革命胜利，将来从事革命建设也是很需要科学文化知识的。”

父亲后任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丛刊社副主编。他经常给我们讲新旅老战友中杰出人才的业绩，激励我们向他们学习。他曾经教育我：“学好、用好一技之长，就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人立足社会之本。”父亲的教诲，让我受益良多。

中共秘密电台在我家，请明日本栏。

我的红色基因 责编：郭影 王瑜明

神仙也怕难为情

蔡小容

